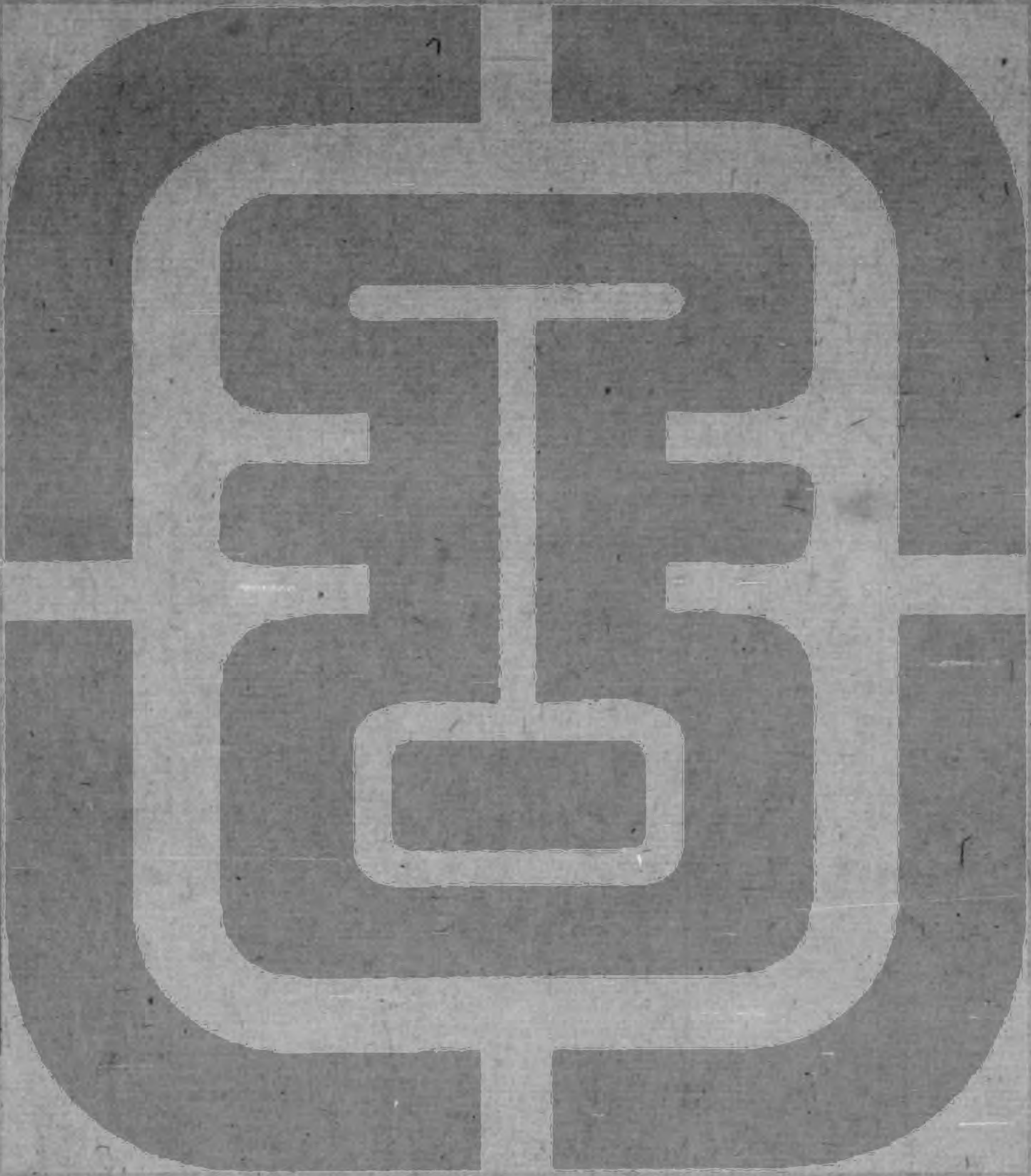


班餘剪燭集

卷五 史評二 卷六 史評三 說



班餘剪燭集卷五目錄

史評二

王若虛

杜時昇

宋可

陶宗儀

周顛

危素

孔希學



高啓

袁珙

王振

楊廉

鄒守益

孫燧

邵寶

劉瑾

俞大猷

班餘剪燭集卷五

琇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史評二

王若虛

有不世之才而後可以當才之阨如莽大夫之劇秦
美新班孟堅之死於竇憲是也有不世之志而後可
以濟才之窮如王若虛辭崔立之碑是也何則才也

者君子小人共有也當其常可以顯君子亦可以榮
小人際其變則止足以累小人不足以累君子君子
之才有浩然之氣以行之者也有可用則以其才增
重於萬古無可用則以其才仍還之太虛其於榮辱
何計焉死生何恤焉從之當哀宗之播大事已去其
時赫然在朝右者皆已波靡葦折而從之獨不爲崔
立屈觀其與員外郎元好問侃侃數語以死自維何
其壯也昔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曰吾一生所作多矣
惟於有道無慚色則餘皆有慚色者也劉义客韓吏

部門下攫其金數斤而去曰此皆諛墓中人所得宜
與劉生爲壽夫中郎吏部平居暇豫與拒惟我而不
免以筆墨徇人如此使當生死脅逼時將復何如耶
從之之確乎不可奪也不其難哉使從之居盛世從
容玉宸之中持囊簪筆不過一佳學士耳何能使凜
凜之氣昭於終古乎寸管之係重於泰山一死之辭
皎若秋月彼從之不幸而當此其亦幸而當此以彰
也奈何復與好問刪定數字幸而碑不果立立之其
能泯刪定之跡乎文文山拘燕中請以黃冠草履方

王食真集 卷五 二
外備顧問前人譏此語爲文山蛇足刪定之事得毋
爲從之蛇足耶金亡微服北歸遊泰山坐大石上瞑
目而逝則亦不失爲完忠之士矣蓋不獨拒碑事可
傳也

杜時昇

易繫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乎地理天文地理道
之所從出也學者欲窺精一危微之旨一貫忠恕之
傳不能仰觀俯察則用舍行藏之間皆惘惘然矣杜
時昇博學沉潛不喜仕進承安太和間宰相薦其才
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西北赤氣如血東西亘
天天下當大亂遂南渡隱居嵩洛山中則於天文精
矣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稱賀時昇曰
大兵在秦鞏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

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之阻土崩之勢也則熟於地理矣精熟於天文地理則知盈虛消息循環無端滄海桑田險不可恃其居嵩洛時從學者甚衆惟以伊洛之學爲教蓋伊洛之學窺精一危微之旨得一貫忠恕之傳正學也士君子際亂離之世守道而終當以時昇爲法

宋可

爲士者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則有以立於天地之間矣宋予之當姑遺金之時受而不辭似傷廉及姑立後昇而歸之鄉里重其行能思義也北兵駐山陽聞其名質其子而招之親舊競勸往謝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之死生皆有命焉豈可以一子之故而喪其平生所守能授命矣其見之也明故其心不動其守之也確故其氣常伸天道福善吾知必有所以報予之者乃竟終身無子與鄧伯道同天道其何如耶

漢高祖命叔孫起朝儀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赴叔孫
通嗤爲鄙儒而不知其用意深遠矣陶九成當元之
季試有司一不中即棄去遊浙東西浙帥御史舉爲
行人辟爲教官不就以其將亂也張士誠署爲軍諮
不赴以其亂首也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
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亦不赴晚歲受有司之聘爲
教官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即歸噫九成於
出處之間何硜硜如是蓋亦審之熟矣夫高楊張徐

陶宗儀

漢高祖命叔孫起朝儀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赴叔孫
通嗤爲鄙儒而不知其用意深遠矣陶九成當元之
季試有司一不中即棄去遊浙東西浙帥御史舉爲
行人辟爲教官不就以其將亂也張士誠署爲軍諮
不赴以其亂首也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
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亦不赴晚歲受有司之聘爲
教官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即歸噫九成於
出處之間何硜硜如是蓋亦審之熟矣夫高楊張徐

王象之集卷五
五
稱爲四傑並負不世之才膺徵辟之命豈不謂運際
維新可以歌咏太平比隆雅頌而全歸牖下者誰也
英主創治其雄駿之才固足收攬豪彥而輕於猜忌
果於刑誅從之遊而得免者幸耳何如子然高蹈之
爲愈乎由是觀之建安之時魏氏雖僅偏安而徐陳
應劉並得保其終始無怪後人之艷羨矣故觀九成
所著述原可以立言自見而先幾之哲過人遠焉魯
之兩生其庶幾乎論者無徒視爲石隱之流也

周顛

神仙之事學者不言然以爲無而有可據者以爲有
而秦皇漢武求之甚殷卒不能得亦存其名而不究
其實可已元明之際有周顛者少得狂疾乞食於南
昌市中謁長官曰告太平謁帝又曰告太平窺其意
不過言太祖爲受命而興之聖人天下從此太平無
他奇異即舟次安慶無風而言有風江豚起舞曰損
人必多亦推度偶中耳惟覆之甕而煨之不死閉之
室而絕其食不死投諸江復來謁則不可解或曰彼

將挾其術以惑亂人主而有所取幸太祖聖明俾不得試其術故遁後太祖爲之撰周顛仙傳贅事也

危素

史書紀一代之事實節義係萬古之人心事實可亡人心不可亡也危素有史才脩宋遼金三史雖不能與遷固抗衡而朝野宮闈巨細亦備矣史稱侃直敢任事今按其論兵農撫流竄斥合祭陳疾苦假便宜發楮幣賑維揚京口之饑數事亦得大臣之體惟是位至參知政事翰林承旨不爲卑矣明師入都毅然一死豈非一代完人乃已入井爲僧人挽出惑於國史非公莫知之言而止夫士君子當取義成仁之時

更不容轉念素此時止有捐軀一策至於國家記載
無論當吾後者必有躬任之人即使泯焉漸滅至於
無傳而素固不暇計也昔董卓之難蔡邕身任國史
王允殺之卒為天下惜要亦豈可以不死耳緣此以
為素寬則失之矣歸明後太祖寵渥每至俄以亡國
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而卒嗟乎與其卒於
和州何如卒於井之為愈乎然素則猶有國史之寄
者也若夫渺見寡聞畧無輕重而晏安竊祿臨難偷
生者又不知何以解免也至於發楊璉真珈之暴使
已截之頭顱得改葬故陵則又宋理宗之厚幸也矣

孔希學

聖人以道爲世者也世其道即世其家故萬世弟子
皆在雲初之列何必拘弓冶箕裘之說而生其後者
爲尤幸明太祖初有天下即訪夫子五十六代孫孔
希學者襲封衍聖公加其秩而進其階且曰先聖之
後故特優禮之觀其誥曰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
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嗚呼此可知道之
重矣希學亦克繩祖武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
賓客讌集談笑揮灑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廟貌服

物畢力修舉盡還舊觀歲朝京師亞於宰相宴賚頻
加此固希學厚自砥礪而亦聖人之澤有相承而勿
替者也夫聞風興起能及於普天率土而况其親承
宗派者哉

高啓

天地精英之氣磅礴鬱結散著於日星河嶽之間而
日星河嶽所不能盡者則發而爲文章故有以人主
之威不能滅其身後之名者亦精英之不可泯沒而
已高季迪博學工詩洪武初被召修元史授翰林院
國史編修入對又欲擢爲戶部右侍郎季迪自陳年
少不敢當重任是其謙退之懷未嘗有不屑就之意
也及歸青邱與知府魏觀契厚觀因修府治獲譴罪
之小者也季迪爲之作上梁文尤罪之小者也何以

遽罹極刑哉曰季迪賦詩有所諷刺帝嗾之久矣於此發之耳嗟乎士君子負不羈之才當其發為文章往往不甚檢察疑似之間遂招物議惟聖主豁達之度曲為保全耳昔蘇東坡以詩多諷刺下獄瀕死賴神宗知其無他而免由此而觀太祖不及神宗遠矣抑吾更為季迪罪也薛道衡死隋煬帝則云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則云更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二人之取忌亦惟不善斂其才也夫惟鮑照不盡其才時有累句而猜嫌卒以不加焉斯為明哲保身也哉要之太祖能殺季迪而不能使其詩不傳至今讀之者猶為咨嗟而太息則季迪猶為不朽也夫

袁珙

人身小天地也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地有山川草木之形於人何獨不然特不得其術不知所以相之之法故汶汶耳柳莊相人於死生禍福遲速大小無不奇中又能知人存心之善惡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若然則人亦無一定之相與其從柳莊相貌何如從柳莊相心乎然常人之情不畏義而畏禍因其相而惕之以避禍則易從指其心而戒之以尚義則難入此柳莊法外之法非異僧之所

授也

王振

閹奴肆毒漢唐已然明太祖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
及百人又懸鐵牌於宮門曰內官不得干預政事預
者斬建文嗣位御內臣益嚴及燕師逼江北內臣逃
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爲忠於已而委任之後
遂有出使專征監軍分鎮者皆自永樂始也王振侍
英宗性狡黠得帝歡每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
蔽因以市權初猶畏太后賢明閣臣楊士奇等皆累
朝元老未敢逞志迨太后崩元老去遂跋扈不可制

矣其專殺受賂不一而足帝懵不知呼之曰先生嗟乎宦者而先生耶及構釁瓦刺也先入寇挾帝親征師潰而帝北狩振亦爲亂兵所殺嗟乎帝之蒙塵者經年禁錮者幾載流離辛苦困頓已極猶不知振爲罪之首復辟後顧念不置招魂而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則人主之昏庸至英宗無以加矣

楊廉

士君子立身於朝建功倡議必本於素學之優理明識洞而後相時立論言中機宜功垂不朽非取辦於一時聊且塞責之所能也楊文恪公傳其家學淵源康齋以居敬窮理爲本文必根據六經其所自得固已深矣旁及禮樂錢穀星卜算數皆能窺其本末又豈有體而無用者哉當孝宗時朝野晏安內外寧謐一則言經筵不宜停罷宜令講官更直待問再則言經筵宜一月三舉遲一日之經筵即輟一旬之進講

王餘夏煇集 卷五
因而請申祀典定闕里廟主蓋大臣當無事之時以
涵養君德爲要引以學問導以先聖先賢俾從容陶
泳知日清明行日光大所以爲出治之本不外乎此
暨武宗嗣立紛紜不靖矣首請減京軍之費免夏稅
之額杜巧取之源諫南巡之舉定朝見之儀雖所言
有用有不用而皆懇至詳明切中時弊誰謂儒者虛
言無實用哉若夫世宗聰察自用則進大學衍義節
略而大禮之議援据程朱救正之意益惓惓焉乃張
璉以元年七月上疏公即於次年馳驛歸而桂萼亦
相繼得志矣公之先見孰非得之學問中者乎

鄒守益

舉動關宗廟之大而是非介疑似之間苟非深明春秋之大義博考羣籍之疏駁歷觀前代之事蹟不能知也當世宗入繼大統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鄒文莊疏諫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有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之語帝大怒加以貶謫夫世宗素號英明文莊之言援經證古非不懇切而屢遭黜辱者蓋欲尊崇本生之恩道路有孝長子之稱世宗之所欣慕而顧非之故不入也疑似之事豈

易言哉子夏言曰信而後諫其萬世人臣之則矣

孫燧

明之有寧王猶漢之有吳王也皆露逆謀晁錯勸帝
削其勢激七國反而受誅孫燧失不先發入謝遇伏
而見害一忠於漢一忠於明其跡似同而其實有異
錯內臣也不能導天子以親親之仁化之徒暴其罪
惡以至為七國所指名天子不得已而誅之錯有以
自取也若燧外臣也先發則寧王得以討亂為名而
陰濟其奸勝敗未可知矣故但為之陳大義修城隍
出兵器結忠勇計無踰於此者非不聽良言違羣議

自貽伊戚也後寧王入城索兵器不得皆持白挺故
王守仁與伍文定得共平之則新建之功忠烈之遺
謀也豈若晁錯之徒喪其身而為後人之所議哉

邵寶

天下有真士大夫而後古今有真道學放言欺世詭
行沽名敢於背先賢誣後學即置之士大夫中已不
容有是人况予以道學之名更有所不可邵文莊學
以致知力行為本以洛閩為的博綜羣籍有得則書
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置日格
子斯其本原正矣既仕而後興學校課農桑立社倉
禁不葬親者不得與試而且却宸濠之索詩文拒劉
瑾之劾平江風節凜凜何莫非從道學中來視明末

士夫竊講學之名以遂一己之私者相去何止逕庭
生平嘗有言曰吾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嗚呼
此二言者二泉先生其自為名狀矣

劉瑾

慕為聖賢者不臻聖賢之域不止慕為小人者不至
小人之極其心亦不快明代宦官老成如覃吉忠直
如何鼎瑾皆不慕而獨慕王振之為人其用意可知
矣故得寵專權後無一不效振之所為振以私憾殺
劉球瑾即以私憾杖死楊元振以私好擢王祐瑾即
以私好任用張綵其他罔上徇私宣威納賂若合符
節而更有甚者以謝遷之故令餘姚人毋得授京官
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又

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為焦芳增河南額至九十名選官取士大典也任喜怒而上下之幾令天下不復知有人主矣然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振身誅於土木族滅於邸王瑾亦膺顯戮於武宗元惡大憝從未
有保其首領者當瑾慕王振時何不並覈其所終耶然兇狡之徒第見一時之快雖刀鋸鼎鑊在呼吸之間亦莫之見也則徒形其愚而已矣至瑾每奏事必偵帝戲弄時以致帝心厭事得以自恣則又為魏忠賢作備焉小人亦有衣鉢哉

俞大猷

霍驃姚將兵多幸而李廣數奇不得封侯此太史公所為發憤太息也俞武襄少好讀書學易於王宣林福又學劍於李良欽家貧而懷奇節以父廕為百戶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方海寇頻發上書監司會逢其怒受杖奪職蓋始出而數之不偶已如此矣厥後江浙閩廣之間倭賊猖獗據海島肆屠掠兵部始擢為汀漳守備其莅武平也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不忘其所學也然方建一功即為

嚴嵩所抑立一績又爲趙文華所攘雖屢佩元戎之
印常與騎卒爲伍奪世廕削爵秩當其時紈袴之徒
僥倖冒功身受上賞者不知其幾而大猷乃所至齟
齬排擠之者不期而會出入鋒鏑於波濤險阻之中
一身獨受其勞而他人交委以罪亦何所遇之不幸
也哉然其忠誠許國老而彌堅賢豪自負屈而不改
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
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可小知而公則堪
大受也論確不磨至若武平崖州饒平三方皆爲祠
以不朽矣

祀則形不圖於凌煙功常留於民社爲將如此亦可

班餘剪燭集卷六目錄

史評三

戚繼光

徐渭

董其昌

焦竑

魏忠賢

黃淳耀

許琰

李時珍

說

知行合一說

立言當謹說

妒說

驕說

班餘剪燭集卷六

琇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史評三說

戚繼光

明世右文而抑武雖居元戎之位握重鎮之權而往
往受制於朝臣其喪師辱國失守封疆罪之宜矣乃
有當危急之秋請糧不給請援不應以致失律不原

其情而惟重其罪比比皆然戚繼光與俞大猷劉顯
皆嘉靖間名將建功則一而所遇不同繼光少好讀
書通經史大義其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士無敢
不用命至設車營製拒馬器論車戰馬戰步戰之法
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為談兵者遵用焉故戚家軍
名聞天下更歷南北之間南有戰功北多守效在薊
十六年邊備脩飭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可以
無事則繼光之功成矣繼光之名顯矣然其所以致
此而無難者當其時柄國大臣如徐階高拱張居正
皆倚任之凡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開府大臣如譚
綸劉應節梁夢龍咸與之善動無掣肘故能成其功
而顯其名也至大猷則一抑於嚴嵩再劾於李良臣
而顯白駒場茅花墩之役亦見誣於李遂視繼光之
克展底蘊略無齟齬者所遭之幸不幸何如也

徐渭

士患無才有才矣又患不遇知己不能顯達若有才矣遇知己矣而終不能顯達且受才多之累則不善用其才之故於命何尤徐文長天才超軼能文能詩善書工畫又知兵好奇計為諸生時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中與余寅沈明臣同筦書記代草白鹿表為世宗所悅特加優禮布衣角巾長揖縱談天下事使由此而束身檢行安見文憎命達哉乃性多詭激託為高世之行而有遺俗之累可謂不善用其才

瑛餘真煇集 卷六 三
矣故終以諸生老也文長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
文次之畫又次之後二十年表宏道遊越中得其殘
帙與祭酒陶望齡激賞而刻之嗚呼唐末詔錄名士
方干等賜孤魂及第若渭者其庶幾有待哉抑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渭終未足語此歟

董其昌

王右軍以字名而生平大節凜然貽謝安書力矯時
弊韓致光以詩名而腕可斷麻不可草意氣屹然如
山岳兩公者人知其能字能詩而不知其志節之大
如此斯亦不幸而爲才掩耳董文敏天才俊逸少負
重名其時藝行草墨畫皆冠絕一時夫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藝可游而不可據多能鄙事
也文敏當皇長子出閣因事啓沃致失執政意出外
屢疏辭歸暨修神宗實錄採輯先朝章疏遺事廣搜

博徵錄成三百本又採留中之疏切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爲四十卷其節概固已彰彰耳目前世獨稱其能文善書工畫何哉夫文與書畫文敏之技也非文敏之學也謂文敏之技以學而傳則可謂文敏之名以技而成則不可人或擬之於米南宮趙松雪猶然以技論也烏乎可哉

焦竑

焦文端爲諸生時有盛名萬歷十七年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博覽羣書自經史子集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皇長子出閣文端爲講官講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維均敷陳或有未盡惟願殿下時賜明問皇長子稱善夫蒙以養正聖功也人君之昏愚未必皆屬性成亦由諭教無方不克盡心之所至文端舉舜典稽於衆舍已從人爲問又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以質可謂竭誠啓迪矣至採古儲君事可爲法戒

者為養正圖說擬進不果蓋為同官所嫉執政所惡
耳後主順天鄉試以舉子文多險誕語被劾文端善
為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其所著澹園集可覆而
按豈所作者馴雅而所取者險誕以情而論當不其
然惟與耿定向兄弟及李贄善時譏其流於禪學則
有之自大計鐫秩歸年八十而卒熹宗時以先朝講
讀恩復官賜祭不忘本也

魏忠賢

奸臣蔽主必乘其心之愚而售其欺熹宗性機巧好
斧鋸髹漆之事賤工之業豈天子所當親偶一為之
且不可况終歲不倦乎以至忠賢與客氏内外交結
積罪如山流毒似海黨居要津廕及童稚熹宗懵然
不知養奸之過有所歸矣然忠賢初用事時衆正盈
朝東林聲氣相通豈無一人焉為潛移默去之謀而
顧矜名節務直言盡斥其黨識者早有過激變生之
憂抑又思之忠賢目不識丁駮無他技使無助之肆

虐之人何至此極夫人亦孰不欲富貴彼見爲其怒者戮辱之慘爲其喜者遷擢之榮不速而來同聲而和誰能沮之故內豎如王體乾等三十餘人爲之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如崔呈秀等號五虎武臣如田爾耕等號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嗚呼國家將亡何天生妖孽之多耶古今稱至愚者莫如晉惠帝但惠帝猶受制中宮熹宗以乳媪閹人遂蔽其心外廷豪傑駢首就戮至於貴人不保裕妃自盡並中宮之慶亦俱不育衽席之間昏然一無所見何其惑也然漢一王聖唐一仇士良皆足爲害况其並生一時哉夫小人悞國則旣自古而痛之矣

黃淳耀

士君子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必先於自治其心黃陶菴著自監錄知過錄又作日歷晝之所為夜必書之用自省改其心固已惺惺然矣及南都已破偕弟入僧舍將自盡僧曰未服官可無死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二心遂索筆書曰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與弟相對而縊嗚呼陶菴此心即文文之心也文山言其用則曰正氣陶菴指其體則曰此心今從百年

後想見其視死如歸之時何不可與文山相上下哉

許琰

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者出於一時之
激烈故曰易也從容者忠義之心固結於內雖遲迴
日月解慰多方而卒不變其志故曰難也許玉仲吳
中一書生耳忠義之事似未可以相繩及京師陷帝
殉社稷大慟欲舉義兵討賊無應之者午日過友人
出酒飲之擲杯大詬曰今日何日可復縱酒耶我輩
讀聖賢書將何用耶拂衣去聚諸生哭於明倫堂衰
杖擗踊號泣盡哀南都初頒監國詔哀詔未頒即趨

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又至胥門投於河潞王舟過拯
之出識者掖以歸家人旦夕守之不得死遂絕粒尋
聞哀詔至即庭中稽首號慟并不復言以六月三日
卒是何其從容耶昔黍離一詩初見其苗則曰行邁
靡靡中心摇摇繼見其穗則曰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終見其實則曰行邁靡靡中心如噎說詩者以其悽
愴惻怛始終不易為君子之用心焉然是不過咨嗟
太息已耳孰若琰之舍生取義踰時而志彌堅氣彌
厲絕不生其瞻狗眷戀耶嗚呼愈從容亦愈慷慨矣

李時珍

醫之道微矣察四氣之流行五行之衰旺南北之分
殊稟受之厚薄使一草一木可與造化爭功本草一
書傳自神農黃帝止三百六十五種雖經後人增補
至一千五百五十八種而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李時
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
餘家彙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
種釐為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吾於是歎前人之用
意為不可及也夫病者宛轉牀褥之間無異罪人呼

號篁楚之下是故之死而欲其生者莫如獄與醫廬
陵稱其父夜治官書曰是死囚也我求其生而不得
則我與死者之心皆無恨也王肯堂讀中秘書歸著
箋釋準繩二書蓋痛獄與醫之殺人而示之標的以
無負上天好生之心耳今時珍之意豈有異於是哉
吾生所及為者以身為匡救身所不及為者筆之於
書傳之後世使人皆享吾之利而共登乎壽域令治
獄者而皆得此意何患于公不可再見也然則時珍
藝也而進乎道矣

知行合一說

天賦人以有覺之靈即予人以任道之力故具非常
之識斯有非常之功能建非常之功益臻廣大之域
其效每相因而並致使非知以啓其行則行焉或岐
其途略其節至有所不通適足以窒其靈非行以踐
其知則知之而或託於空流於妄總至久而無益適
足以阻其力此知行合一之原所宜急講也要其事
不假外求當密之於吾心方其冥焉罔覺昧然一無
所見如獨坐暗室之中何所容其措履必去其蔽開

其明實有以得乎此中之趣然後優而柔之饜而飶之食芻豢而得其甘不盡不止入五都之市球磬琳瑯璀璨溢目詎肯徒手而歸哉然遇父知孝遇兄知悌此良知皆然也必克盡夫罔極而無乖於同氣始得語乎孝語乎悌豈一知焉而畢其事蓋聰明智慮不過明乎所入之途若循名責實不容虧缺之事多矣故好學近知力行近仁學者入德之門其先後本末格致誠正之功分內外不分異同也朱子謂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故聞道有蚤暮行道有難

易然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果擇善固執日有孜孜敦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蘄至於篤行自然由不知而進乎知由不能行而進乎能行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合一之說也自堯舜以來精一微危之傳昭於典謨人盡能知人盡能行聖賢啓其端而學人步亦步趨亦趨以求至乎其域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其間尤以立誠為主去欺爲要果知之以爲知不知以爲不知是即知之幾也倘強不知以爲知究之自阻其所知而終於無一知則所行亦俛俛何之乎

今人恃資稟之異慕高遠之名悞用其思力往往入於岐途而託於空虛此楊墨之所以當拒而閑先聖之道者慎持於隱微不見之地則心全而理得以自養其有覺之靈無負任道之力斯爲天地完人而踐形復性無難矣

立言當謹說

孔子於鄉黨恂恂不能言及夾谷之會歷階而上一言而威則知欲善其言未不自謹於言始者也何則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心有敬肆則言有誠僞心有邪正則言有得失機樞在啓口之間而播揚馳千里之外故金人三緘其口南容三復白圭從古聖賢垂戒筆於書載於記顯於春秋雜見於詩史箴銘豈身入名教顧不知休惕維厲以樹其坊表而謾然以出之哉昔劉忠定公問司馬溫公以立身行己之要公

教以不妄語行之二十年而後熟則知謹言非一日事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今有意非刻實而瀾翻從橫謂之浮詞旨已罄而紛紜蔓衍謂之支無關扼要而重疊無已謂之煩反復窮詰而張皇致飾謂之遁拘疎寡當而執滯難行謂之迂質樸無文而徑行直遂謂之野有一於此已窺其精神性情之必不相貫虎圈嗇夫條對甚悉而張釋之鄙之東漢黨人放言無忌譏刺當時而申屠蟠危

之豈無故哉夫不爲無稽之言斯能妙其言於天下蓋卓識宏見斟酌於事爲之末而密叅權變通達時宜然後侃侃諤諤傾困倒廩而出沛然莫禦中外欽其風議千古煥於旂常言與日月爭光矣在昔帝王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以擴求言路所謂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矇誦工諫庶人傳語凡可以匡君德而裨治道者無不可言之人然亦有諫垣日闢敷陳日衆而卒無補於淵衷者豈正色立朝經明行脩之頓乏歟抑抒誠納忠之多沮歟吾竊謂平日

未嘗以鎮靜者定其心志臨時未嘗以嚴正者作其
浩氣而徒蕙然於可言不言之列烏見其能立言之
不朽哉吾故曰謹其所當謹不言人之能言而後能
言人之不能言也

妒說

古今猜忌嫉妒之心生於人已之見太明不特小人
女子之陰險釀禍甚烈而君子之矜驕流害亦甚深
嘗讀史而細討之曾未有人焉顯揭其妒之之心而
標示其妒之之源故特為暢陳厥旨天生賢才原為
天下有非常才建非常功國家安危係之千古絕業
藉以紹之一已之祿位得失無與也書曰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果守此心以操
持國柄則斷斷休休人之才即已之才人宣其猷若

已之展手足而克施其謀開誠布公易事器使善無不歸而德無不彰若才本尋常而又挾才自負不肯下人固寵邀榮患得患失於是智術生而機械起私意行而公道泯妒之所發至隱極微見有賢焉明爲尊尚而陰行其排擠見有才焉面加揚詡而背施其誹謗力薄則援黨以助位高則摧糜易及必使污其名節敗其廉隅傾陷竄斥無所不至猶慮其根之復萌灰之復然并翦其羽翼毒其子孫而後妒之之念始遂妒之之情畢露而天下亦灼灼知小人之情狀

猶鬼蜮也獨君子者道德文章足以傳世垂後而亦惑於朋黨同聲者援之異已者擯之雖無妒之之心而實有妒之之迹以自速其禍可悲也夫然則其療妒也奈何惟矢之以公結之以信而堅執過刻之辭勿進驕矜剛愎之氣勿萌則其道平矣平則何妒之有

驕說

位不期驕而驕至焉驕未有能久者理如觀火勢有
自及史冊具存可按而知昔田子方有激而言貧賤
者驕人富貴者何敢驕嗟嗟貧賤何能驕人哉亦富
貴驕人耳抱衡門之饑安泌水之樂不爲五斗折腰
有幾人乎否則愧俯仰勞奔走曳裾侯門方趨趨嘖
嚅顏變色動以聽命於人之不暇而暇趾高氣揚以
自矜其所有乎惟是承先人餘蔭乘富貴利達結駟
連騎持梁齒肥遂意氣凌厲旁若無人所謂氣盈而

瑛館集卷六
傲心愆而慢欲敗度縱敗禮羣居終日目動言肆加之粉白黛綠鬪雞走狗窮長夜之歡竭觥籌之錯陸博呼盧投壺笑謔日卓午猶齁齁未起不事檢束罔顧廉隅決壞倫常有越道義若此之徒墮家聲犯清議不轉瞬而流於輿隸吾目中所見比比然也善乎晏子有言曰人之有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不可踰已崔氏之欲足故先亡吾欲未足故幸而後亡吾非惡富也惡夫欲之足而至於亡也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及離

亂之後被褐喪珠失皮露質重為世詬天道惡盈物情忌滿豈虛乎哉若夫恃才而驕非其才之已足足以驕人實其才之未足欲借其驕以掩其未足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才名裴行儉獨許盈川以沈靜其他並以浮躁淺露決其不克終試思古來稱才者孰過於周公周禮一書經天緯地何所不備而朝讀書百篇暮見士七十吐哺握髮相接如恐不及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有周公之才驕何自來甚言驕之不可有

也至於絕驕之源惟禮爲要古之人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抑抑乎以其身下之貴爲君公而過處士廬必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間有失者則爲賦茅鷓歌相鼠以明禮之必不可已傲之必不可居道德之範人嚴於規矩典法之養安甚於梁肉有國有家者之所以範其子孫而緜其福祚孰有急於此者哉

